

李著合刊第二種

醒獨題

同命鳥

國華書局印行

序一

世俗之澆漓。至今日而趨乎極矣。聖教凌夷。邪說蠭起。五倫爲人生之本。亦幾可盡捐。而棄之而夫婦之道。則尤較其他爲苦。蓋其先厄於不得自由。恒迫於父母之命。慙於媒妁之言。常至失兩姓之歡。貽百年之恨。咏絮清才。或歸走卒。羞花麗質。不偶才人。則尤比比可數。及今日。則矯枉過正。變本加厲。平權自由之說。大昌以夫婦之親。乃亦視如臣之侍君。合則留。不合則去。男固可以重娶。女亦不妨再醮。幾不知人世間尚有羞耻。事於是而眞愛情消滅淨盡。夫夫婦一倫。既失其正家。何能齊家。既不齊國。何能治而亡國之機。未始不可兆於此也。今欲革此頹風。非宣之於文字。不爲功。且莊論不如譎諫。經傳不如稗官。蓋能使雅俗共賞。婦孺皆知也。故託之小說。功尤易見。吾友定夷曠世逸才。年來好從事於稗官家。語言情之作。率能出之於正。如伉儷福一書。於夫婦一倫。發揮無遺。可爲家庭之模範。然江郎之才。固未嘗因是而盡。更有同命鳥之著。即用以結束上文。布局之工行文之雅。皆與伉儷福無間。誠非率爾操觚之士所堪摹效。

者雖定夷已有等身著作在然僅讀此二書已不啻窺其全豹蓋言情之作其結果不外哀樂二字今茲二書一則記哀一則記樂互相倚接異曲同工說部之能事固已畢矣或亦有病其終局過事衰颯殊足令天下有情人爲之於邑不歡者殊不知有盛終必有衰胡能終始如一譬諸春花絢爛已極乃至風一起卽歸消滅然明年此日則又赫放枝頭矣人事固未嘗不如是也仇讐福之後更有同命鳥以續之亦卽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之意個中人縱已解脫塵埃而一縷真情必可固結不隨形骸以俱渙此後倘赴情天共證慧果較諸人間庸俗夫婦之白髮齊眉者不尤勝乎讀者能喻此旨庶勿負作者之苦心矣

民國紀元後七年四月有十日臨陵吳綺緣謹序

序三

鴛鴦入福祿之詩。左宜右有。鸞鳳應禎祥之瑞。前唱後隨。禮重齊眉。年年
鴻案。懽騰比翼。歲歲鶼居。相敬如賓。蔚成家慶。相依爲命。美在人和。此昆
陵李定夷先生所以繼伉儷福而有同命鳥之作也。搏鵬氣遠。吐鳳才高。
價重雞林。文舒鴻藻。發妃白儷。黃之思。寓裁紅翦翠之工。風攬德輝家庭。
之福。雞鳴詩訓。閭里之榮。鳬雁翔鄰。風可讀。雌鳩摯別。周道猶存。鶯在
涇。鵠在桑。誌喜也。鶴鳴陰。雁鳴旦。敍事也。栖息玉宇。瓊華之樹。因依銀臺。
琅竹之枝。同居切利之宮。別署恒春之室。摹寫庭幃之樂事。挽回叔季之
頽風。說借虞初文名。洛下狎我如鷗。同盟可續。爲君獻風。作序不慚。

戊午春初東園吳承烜撰

風漓俗之時。而作中流之砥柱。是又豈特言情而已哉。明道不文。謬承雅愛。因不辭謫陋。略誌數語於簡端。時在

戊午仲春上浣吳門顧明道序於正誼齋

題詞

海棠枝上廉纖雨。一篙春水河橋路。繫住木蘭燒。舟人等晚潮。
欲往空打無情槳。去去莫擡頭。垂楊隔畫樓。

曉來理鏡慵梳掠。翠蛾深鎖腰肢削。閑檢女兒箱。嫁衣如許長。
又發對景傷離別。窗眼透微風。薄寒欺到儂。

懨懨小病無聊賴。藥爐烟裊疎。簾外欹枕鬢雲殘。輕衾特地寒。
幾日漏盡春消息。香霧落花陰。讓他蝴蝶尋。

頻年征戍遼陽遠。而今屈指瓜期滿。昨夜夢中人歸心先到門。別來千

萬語待向檀郎訴。莫負好年華。眼前人似花。（程筠甫）（調寄菩薩蠻）

鳳侶鸞儔夙有緣。雙飛雙宿一年年。相依爲命無災害。月照璇宮夜夜圓。
不徒同命且同心。好合還應鼓瑟琴。福祿一生真豔羨。鴛鴦自古是文禽。

同命鳥序

六

同命鳥目錄

發端

第一章

龍華道上鬪新粧

第二章

高樓明月夜

第三章

紅闌雅韵

第四章

並頭羨煞碧鴉鶯

第五章

五月五日天中節

第六章

納涼夜話

第七章

嘉賓從遠來

第八章

滙江鼙鼓聲

第九章

秋江晚眺

同命鳥題詞

二

拈得生花筆一枝寫來伉儷合歡辭分明一冊鶼鶼傳不是春燈燕子詞

(王鳳梧)

第二十一章 別後之瑣記下

第二十二章 藥店飛龍日

第二十三章 嬌娃塊肉

第二十四章 美蓉春發

第二十五章 客中送客倍銷魂

第二十六章 合家歡

第二十七章 浮生夢醒

第二十八章 證果情天

同命鳥圖錄

墨隱生曰。仇儼福行世二年矣。覆瓿文字。幸獲風行。居恒披覽。輒覺汗顏。春花秋月之詞。重辱諸君。稱許振敝。起衰之意。未了。著者胸懷。續編之作。所懷非一日矣。前書述題紅館夫婦事。至癸卯春半而止。浮光掠影。容易年華。及今計之。又是五載。此五載之中。世事不知其幾變也。國事又不知其幾變也。卽從題紅館夫婦言之。此一雙唱隨。無間之仇儼亦已遭劇烈之變。故超脫塵網。乘化而去。不作人間之眷屬。而爲天上之神仙。豈讀前書者所及料耶。余每閒餘靜坐。美人影事。亡友深情。輒復繚繞腦海之中。古懷如昨。儻影難尋。研丹調鉛。益躍躍不能自己。論者常謂前書所述。卽夫子白道也。今則此疑可以釋然。余也。膝下已有兩雄牀頭。並無雙豔。此本與個中人絕對不同者。今日。幽明異類。生死殊途。賢伉儷已登仙界。頑夫妻猶在人間。書中人之非。余影子彰彰甚。明論者不察。遽謂自炫其美滿之幸福。抑亦過矣。斯一編者。願讀者細味其意。明辨其旨。毋以他氏之冠戴諸李姓之首也。

前書不云有題紅館日記乎。此蓉華女士畢生心血所萃也。當余著伉儷福之日。女士慨然借以日記。書既脫稿。返諸女士。此後女士朝作夜書。未嘗中間積月累年。又成巨帙。當其去世之前。日猶臨池作記。故後姬人瓊娘知余與題紅館夫婦曾結翰墨姻緣。因以日記示余。適足供余續稿之資料。瓊娘者固亦玉潔冰清之好女子。一雙孤女。端賴斯人扶育耳。余旣獲女士之日記。題紅館夫婦癸卯以來之豔史。余乃得悉其詳。前本有續稿之心。今又得續稿之料。於是「同命鳥」乃開端矣。且女士嘗語諸君曰。一此身若在數度星霜之後。當與諸君重見。(見伉儷福)則續尾之志。女士固具同情特不幸。而此身不在耳。余推女士之心。以爲心乃循前書體例。仍託女士口述。夫不稱。後伉儷福。而以同命鳥命篇者。重題紅館夫婦之結局也。

第一章 龍華道上鬪新粧

鶯花三月。春滿江南。柳影婆娑。桃魂欲醉。此時此景。所謂春秋佳日也。上海西南一隅。地近荒僻。野桃路柳。在在皆是。每當暮春時節。亂紅如雨。新綠成烟。一般嬉春士女。騁龍媒。擁翠蓋。輒往郊外踏青。或爲大家閨秀。或爲青樓妙妓。尤多同命鴛侶。雙雙成行。

衣香鬢影掩映生姿而以龍華道上爲更熱鬧俗以三月朔望之間十五日內爲龍華寺觀塔節車水馬龍趾錯於途真有萬人空巷之概蓮座坂依花宮隨喜固不僅閨秀妙妓綽約當前卽中年徐娘籠下黠婢時亦尋蹤而至誠如元人所謂香煙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也余（蓉華女士自稱以下皆同）來海上已有一年（壬子三月自鄂移滬見伉儷福）初至之日適逢踏青盛會以俗務倥偬部署未竟故不遑預此熱鬧是年三月上旬（前書述至癸卯二月本書卽從同年三月述起）風雨連朝泥濘載道清明時節雨紛紛此其時也龍華勝會殆無希望初十日天忽霽旭日一輪高掛雲表一若天公不爲已甚而留數日光陰以隨一般士女之所冀者十二日值休沐期和哥校中無事隔日卽語余曰星期日當往龍華一遊余從和哥言且約瓊娘爲伴瓊娘却之謂僕婦恐不可靠門戶須人照管可期諸異日余強之彼終勿願遂決定余夫婦却行是日瓊娘助余理裝和哥笑語余曰蓉妹以汝明黠入此金迷紙醉之場珠玉當前疇敢作東家之效顰惟服裝一端俗尚華靡珠圍翠繞披錦壓繡無所不用其極雖則美人眞相不待濃粧然荆釵布裙究竟覺減色妹宜特別注意之毋使人笑措大

寒峻消不得溫柔豔福也余聞言殊病其呶呶顧終勿忍違拂且和哥此語原以愛余而發余愈不應却其意因笑諾之又曰生成蠢陋雖事點綴亦恐不能爲汝爭氣和哥又曰海上非名花薈萃之區乎銷金窟裏鬪豔爭妍之輩何至千人以余所見曾無一人可以及汝……余不待其語終卽曰和哥汝乃以余與操風流業者並比耶和哥急曰妹母恃恃余特繩汝之美耳豈敢以汝高尙純潔之人與彼脂粉獄囚並比哉余不復言室中有鏡臺一座高逾余身粧罷余立鏡臺前顧影自盼差可私意以詢和哥和哥笑曰妝成每被秋娘妬洵是至言如此妙麗足以獨步羣玉山頭矣余目瞬之和哥遂偕余出則御者已伺於門外余等既登車轍聲所至車行如飛至西南隅但見錦蘿玉勒絡繹不絕嗟乎約伴踏青折花臨水一年中之良辰美景惟此時爲最也

車聲鄰鄰馬蹄得得由斜橋而至高昌廟由高昌廟而進一路楊柳夾道秀色可餐柳外多植桃樹極目遙望惟見紙閣蘆簾皆披紅纏綠耳余於車中問和哥曰余輩行久矣尚未抵龍華寺寺去上海有幾里許和哥曰吾聞之龍華古刹也建於吳赤烏十年去城西約十八里今離寺已不遠妹不見遠處有高插雲霄之塔乎是卽龍華塔也余

前望之果有浮圖在焉。和哥又曰：聞寺前并二清一濁，俱名龍井寺。外有龍井園，風景尚佳，爲供遊人之休憩而建，非古物也。余曰：余輩先往遊寺，抑先入園乎？和哥曰：寺中並無景物，惟士女如雲，相與物色耳。所謂龍華看桃者，即此一路行來之風景。第余畫所以不可不至者，當登浮圖之極頂，觀海上之全景，歸途可入園小餐。妹謂何？如余唯唯亡何，車過一處，和哥指道旁園林曰：此殆龍華園也。遊人如鯽，可謂多矣。和哥之言方輒，車亦循聲而止。御者下車問曰：龍華寺已到，向車入園乎？抑在左近環遊乎？和哥曰：余欲入寺一遊。御者曰：革命而後寺爲丘。八爺所居香市已絕，塔以年久失修，恐人多滋事，亦已付鏟。將軍管領今所謂遊龍華者，不過車馬馳騁而已。和哥曰：汝胡不早言之？御者曰：去年即是如此意，先生必知之，故不敢唐突也。和哥就詢余意，余曰：即在此紅綠陣中環行數週，亦無不可。和哥遂如余言，以語御者。御者復加鞭而行。和哥顧余曰：今番大曲辯子矣。（曲辯子，滬諺光復後豚尾雖去猶襲用之）余曰：余輩非來進香者，不能入寺，亦復無妨。和哥曰：不入寺，則可。乃并寺前之塔，亦不能登，令人嗒然。

兜圈子（滬諺猶北京人所謂繞灣兒及溜達溜達者是）既久前所遇者後所尾者無非嗚嗚之汽車與得得之馬車耳車中之人無一不出風頭（出風頭滬諺即出其所長以炫於人之意）余旣備覩龍華之盛會因之有感於心慨然語和哥曰昔人謂長安居大不易余覺海上居更不易奢華靡費達乎其極余輩且不免與俗同化彼久居此土酷愛繁華者更不待言此等不正當之耗費聞有撙節以助公益者乎無有也聞有蠲除以行慈善者乎又無有也以余輩之人格尚不及此况彼揮金腹賈走馬王孫一日之耗甚至可抵中人之產海上誠銷金窟哉和哥曰妹言允當余輩偶一爲之尙屬無傷風雅若徒事揮霍而無節制微督行檢有虧且經濟亦難以爲繼余唯和哥又曰余自娶汝擅享人生美滿之幸福否則昂藏七尺雖有圖書娛我山水移情終覺乏生人之趣今者大願遂矣十一年來之嘉祝余不得略圖所以酬汝者此區區及时行樂之計但恐再事撙節余意欲使汝偏領繁華風景受外界種種之接觸而能欣欣自得所天意想之中常存一快愜之境如是庶不負汝之清才絕豔余亦聊盡慰汝矣余笑曰得婿如哥夫復何尤今忽慨乎言之殆有所感乎和哥曰無他余惟愛妹故